

许开祯

精选集

大兵团

许开祯◎著

重庆出版集团◎重庆出版社

许开祯

精选集

大兵团

许开祯◎著

重庆出版社
重庆出版集团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大兵团 / 许开祯著. —重庆: 重庆出版社, 2012.9

ISBN 978-7-229-05549-3

I. ①大… II. ①许… III. ①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2)第 174781 号

大兵团

DABINGTUAN

许开祯 著

出版人 罗小卫

统筹策划 高 岭 温远才

责任编辑 吴向阳 肖化化 柳 清

责任校对 李小君

装帧设计 重庆出版集团艺术设计有限公司·王芳甜 黄 杨 卢晓鸣



重庆出版集团 出版
重 庆 出 版 社

重庆长江二路 205 号 邮政编码 400016 <http://www.cqph.com>

重庆出版集团艺术设计有限公司制版

重庆市鹏程印务有限公司印刷

重庆出版集团图书发行有限公司发行

E-MAIL fxchu@cqph.com 邮购电话 023-68809452



重庆出版社天猫旗舰店
cqpbs.tmall.com

全国新华书店经销

开本 720mm×1 000mm 1/16 印张 20.75 字数 330 千

2012 年 9 月第 1 版 2012 年 9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978-7-229-05549-3

定价: 32.00 元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 请向本集团图书发行有限公司调换 023-68706683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文学不死

文学到底是什么？

这个问题越来越困扰我。从十八岁发表作品，一路走来，我写过传统，写过诗，写过散文，也写过畅销作品，到现在，被稀里糊涂戴上一顶“著名官场作家”的帽子，可是对文学的思考，对文学的理解，却远不如青年时代那样清晰。

这不怪我，每一个有文学情怀的人，大都活在这种纠结中。人到中年，突然发现，爱上文学其实是一件挺麻烦的事。从事文学创作，更是一件麻烦不断的事。这麻烦，一是源自心灵。我们的心灵常常游离于我们的肉体之外，心灵对物质世界的感知或妄想，跟肉体对物欲世界的感受常常横起冲突，矛盾不断，以至于我无法作出判断到底该向着哪一方。二是文学与现实的冲突，尤其是文学主张与文学实践的冲突。在文学观念横行，文学实践却严重滞后的今天，这种冲突尤为严重，以至于我不得不发出这样的诘问：现在还有文学吗？我们从事的，是一种叫文学创作的劳动吗？这种劳动到底有没有价值？价值何在？

有一种声音说，文学已死。在这个娱乐至死或泛娱乐化的年代，任何有精神价值追求的东西，都遭到了碰壁，文学受伤最重。也有一种声音说，文学的边缘化已成铁定事实，网络的

出现、现代传媒的发达抢占了文学原有的山头，让文学处于从未有过的尴尬境地。为此太多的作家长吁短叹，或转行，或弃笔，或也加入时尚文化、俗世文化的传播中。

这些都不重要，重要的，是我们到现在，到底有没有搞清“文学”两个字，有没有搞清文学跟大众的关系。还有，我们过度关注文学外部环境的同时，是否也在扪心自问，我们缺少了什么？

坦诚，和对文学本有的敬畏和尊重。

我觉得，当下所有的中国作家，最缺少的就这两样，包括我。文学是我们内心真实的书写，是自由的表达，是灵魂在挤压与扭曲中的顽强挣扎，是干净！而我们给文学强加的东西太多，文学不但在我们手中变了形，变了味，到现在又多了一样世俗的累赘，就是靠文学换取不该换取的名利。当文学一次次地被拉进名利场，被名利和私欲分割与瓦解的时候，还有文学吗？

这个问题值得我们思考。

文学说穿了就是人学，文学什么时候都脱不开研究人，我说的是研究，而不是教化。当文学被强加上教化的功用后，它就变成了某些人或某些力量的工具，这样的工具是没有生命力的。文学照样不是精神鸦片，太多的日子里，我们让文学充当了麻醉剂。

文学到底是什么？没人能回答清楚，其实也用不着回答。当我们面对稿纸，想把自己心里的痛心里的乐心里的苦表达出来，倾诉出来，并通过一定方式传播出去的时候，文学就已产生。在我看来，文学就是人与人的交流、沟通、碰撞，更是自己与自己的交流，是自己内心的舒展与精神的奔流，是人类共有的语言温暖。

从少时开始到现在，在文学这条道上，奔走了大半辈子，写下了一大摞文字，也赢得了读者一定的厚爱。但我仍然觉得，

自己是愧对文学的。一则，我没有十足的勇气做到坦诚；二来，我的文字到现在仍然不能称得上十分干净。这次应重庆出版集团之约，将我认为“合格”的文字精挑细选，整理成册，结集出版，名为精选集，其实是对自己创作过程的一次总结，一次反思和回望。

人到中年，是该回头望一望的。不管是谁，不管做什么职业，都应该停下脚步，回头反观，看看哪些路走错，哪些步子还歪着拧着，哪些力量还不够坚强，哪些品质还含着杂质，心灵的哪个地方还有污有锈。然后头一甩，继续上路。因为我们的使命还没有结束，我们的人生某种意义上才叫开始。文学也是如此，有反思才有进步，有检讨才有推动。以一颗小学生的心，虔诚地面对文学，是我对文学作出的终生选择。

这次选入精选集的，一是短篇，这些年陆续写的，有些发在文学期刊上，有些写完，就藏在电脑里，舍不得示人。它们在某一时段，掏空了我，让我经历了一次次的生与死，让我觉得，作家的能力是那么有限，明明遇到你强烈想表达的，就是表达不出来，明明遇到你必须钻透的，就是钻不进去。人性是有厚度的，包裹着非常牢实的壳，这是我那个时候的想法。写这些作品的时候，我在寺院，正在经历一种叫修行的日子。后来从寺院出来，我决定破壳，决定用一种磁铁般的目光，去吸牢生活，吸牢大地。这个时期我写出了《菜子黄了》，写出了了一个女性的艰难与挣扎，写出了心里藏了许久的故乡，还有那片金黄金黄的油菜花。我在故乡的油菜花上舞蹈，我在人性的扭曲里呻吟或狂叫。我知道故乡只是一个梦，一个睡一生都不愿醒来的梦。这个梦，其实就是文学追求的极致，故乡不死，作家的生命力就不死，文学也就不死！可惜，所有的作家都是精神上的游子，自故乡来，永远也回不去，这才是文学最大的尴尬与困境。

至于《大兵团》，那是我的另一种尝试，写惯了乡土，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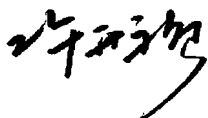
然去触摸军事，触摸那一段特殊的历史，我兴奋不已。我像一匹西北的孤狼，在茫茫狂野上，吼啊吼，终于从烟雾迷漫苍苍茫茫中，为历史拂去了一层厚尘，摸到了那一颗滚烫的心。坚韧、不屈、永不放弃，这是那一代人的灵魂，是我们永恒的精神。记住大西北，记住那一代垦荒人。

这次筛选中，刻意没有将官场小说收录其中。一是官场小说名声不好，读者追捧，主流嗤之以鼻，争议声至今不断。不选它，不是说我看不起它，作家对自己的生活有筛选权，对自己的作品有呵护权。暂时不拿出来，并不等于永远不拿出来。所以忍痛割爱，只是想告诉读者，作家不是被外界定位的，作家永远归属于自己的心灵，归属于自己的文字，当然，也归属于读者。让读者看到我的另一面，读到我的另一面，是出版这套文集的本意。

感谢重庆出版集团，让一个远离了所谓“传统”的作家，再一次回到传统中。传统是根，传统是本，传统才是文学最深最深的魂。

文学不死。

人类的价值不死，精神不死，文学，就永远有栖身之地。



2012.5.29

CONTENTS
目录

1	序 文学不死
1	第一章 组建特二团
37	第二章 遭遇黑风暴
90	第三章 潜伏的精灵
132	第四章 歼灭“东突之鹰”
169	第五章 情如冰雪
198	第六章 测量科古琴
234	第七章 乌鸡崖山崩
268	第八章 狡猾的“血鹰”
297	第九章 天山上的雪莲
321	第十章 尾声

第一章

组建特一团

战争年代，我们出生入死，尖刀一样时刻准备着插入敌人心脏。建设年代，我们铁肩担使命。我们是一群怪兽，穿漠海，趟戈壁，过沼泽……我们无所畏惧，目的，就是把红旗插在天上！

——罗正雄

1

吉普车在戈壁滩上疾驰。

烈日灼灼，骄阳似火，九月的戈壁滩像是要烧起来。

这是一九五一年的夏天，一个极为普通的日子。两个小时前，罗正雄突然接到命令，要他火速赶往师部，接受任命。

任命？在十四团那间低矮的小平房里陪着江宛音说话的罗正雄一脸费解，眼下他已不再是大兵团的铁血战士，更不是十四团团长。他已脱下戎装，很快就要跟前来接他的江宛音一道离开这苍苍茫茫的大戈壁，离开这内地人一听便毛骨悚然的边塞疆土，到一个叫旺水的县上担任县长。旺水那儿真是美丽，山清水秀，地肥牛壮，更重要的，旺水是江宛音的家乡。民主人士江默涵一听到这个消息，便带上女儿江宛音风尘仆仆赶来，还雇了五峰骆驼，四匹马，说是要用这特别的方式将他这个英雄接到旺水去。

“旺水的父老乡亲盼你啊，罗营长。”江默涵抖着一脸的胡子，用他那饱满浑厚的男中音说。跟六年前比起来，江默涵略略有些显老，不过他的气色远比六年前旺水解放时要好。这个把一生的心血都投入到家乡旺水的教育事业上的老夫子，此刻却一点不显学究味，他抓着罗正雄的手，跟他诉说尖刀营离开旺水后那儿发生的一系列变化，包括兴建人民学校的事。

“好，现在是人民当家做主，你去了，一定大有作为。”

两人说话的时候，十八岁的江宛音矜持地站在边上，一双杏眼不时地偷偷瞄过来，看一眼，便又飞快地掠开，白皙的脸颊上不时飞出一团羞涩的红云。真是女大十八变，越变越好看。罗正雄的脑子里，江宛音还是六年前那个剪着一脉儿刘海，扎着两根小辫子，夜里赖在他臂弯里，缠着他讲故事的小姑娘。没想，六年光景，她竟出落得如此耀眼，望一眼就让人心怦怦直跳。号称经历过无数次枪林弹雨，已被革命烈火锻打得刀枪不惧，风雨不惊的罗正雄，在十八岁的江宛音面前，破天荒

地露出心虚来。两个人说的话不多,但每一句话里,似乎都裹着一层怪怪的味儿。也难怪,江默涵这趟来,目的就是要把女儿江宛音嫁给罗正雄,按他的话说,这叫英雄配美人,合适得很。

“罗县长啊,不,我还是叫你罗营长顺口。当年怪我有眼无珠,没把英雄当英雄。这次不同,我一定要用大红轿子把你抬到旺水,让旺水那些跟我提意见的人看看,我江默涵,比谁都敬重英雄。”

江默涵说的是实话,当年,罗正雄到他家,是化装成算命先生去的。一开始江默涵很反感这个年轻人,做什么不好,偏要拿这些鬼啊神的来骗人。一怒之下,将罗正雄赶了出去。若不是地下党组织负责人老黄做工作,八成,罗正雄跟他的缘分,就要中止在那儿。后来虽说不那么反感了,但内心还是瞧不起这个整天背着褡裢神秘出出进进的穷秀才。按他江默涵的原则,人穷不能志短,眉清目秀一个念书人,就该干点正事,哪怕是到他办的学堂里教书也行。罗正雄偏是拒绝了他,还声称自己这碗饭吃得自在,找他卜卦的,尽是有钱人或国民党的高官。一句话气得江默涵好几天没理他,也不让女儿江宛音进他的房间,生怕这个江湖骗子把女儿教坏。谁知后来解放军攻城,罗正雄摇身一变,成了尖刀营营长。他在江家的那些日子,原本不是给人算命的,而是奉命打入敌人内部,进行策反。在他不懈的努力下,守备旺水县城的杂牌军二十七团、二十八团先后倒戈,主动弃城投降,剩下顽固不化的二十二团。该团是蒋介石的嫡系,号称亡命之旅。罗正雄采取诱敌出城的战术,将二十二团诱至旺水城外二十里处的黑风谷,双方展开了一场血肉之战。战斗打了七天七夜,靠着地下武装的帮助和进步人士的暗中支持,尖刀营以一个营的兵力,成功歼灭敌人一个主力团,活擒了团长胡大杆子。在城内不响一枪一炮的情况下,解放了旺水。罗正雄自此成了家喻户晓的英雄,旺水一些进步人士在新中国成立后主动上书有关方面,请求让文武双全胆略过人的罗正雄回到旺水,担任旺水的行政长官。可惜那时候尖刀营要先大部队西进,一路打到新疆去,江默涵还没来得及向罗正雄道歉,罗正雄的步子已踏上了西去的征程。

民主人士江默涵是个做事比较固执的人,这些年,他一直不停地打听罗正雄,先是听说他在新疆立了功,为说服国民党新疆总司令陶峙岳率军起义立下了汗马功劳,按着又成功平息三次叛乱,为保卫边疆革命果实立下了赫赫战功。后来听说新疆兵团要整体改制,将士们将要脱

下戎装，屯垦戍边，固守边疆一辈子，江默涵这才急了，不停地奔走，不停地呼吁，通过层层关系，硬是打司令员王震手里，将这员虎将要到了旺水。当然，这里面，不只是江默涵的一片爱才之心，还有更为隐秘的东西，只不过江默涵自己不说出来。这一切，罗正雄并不知情。上级通知他转业到地方时，只是简单地跟他说，眼下全国正处在社会主义建设时期，哪儿都需要他这样的虎将，要他到了旺水，务必保持一个军人的光荣传统和优良作风，带领旺水人民，与天斗，与地斗，建设出一个社会主义的新旺水。

罗正雄本人对组织的安排从不说二，他习惯了服从，也习惯了从服从中重新找回自己。到哪里都是干，况且内心深处，他还是更喜欢旺水那地方。所以他很愉快地答应了。没想，就在他准备行装离开大戈壁的时候，突然又接到这么一个怪异的命令。

难道不想让我走了？坐在车里的罗正雄这么想。

九月的大戈壁，是一年里最为暴热的时候，它的性子远比男人的火爆脾性要烈，烈几十倍，几百倍。车子上路不久，便被热浪蒸腾得坐不住人。罗正雄让司机停车，把帆布篷拿掉，风是通了，可恶毒的日头很快晒得身上要起皮。罗正雄骂了句难听话，催促司机开快点。车子驶出白板滩，跃上二号线时，罗正雄看见一群黄羊，约莫有五六十只，簇成一团，互相把头抵在同伴的胯下，往天山那边去。白板滩曾是黄羊出没的地方，罗正雄他们刚开进大戈壁时，常常被成群成群的黄羊围住。黄羊虽不伤人，但你伤害了它们，它们也会伺机报复。罗正雄他们就有被上千只黄羊围困一夜的经历，那是四年前追剿叛匪乌拉孜拜的途中，他们被狡猾的乌拉孜拜带入黄羊的老巢，差点成了黄羊的祭品。那次之后，罗正雄便懂得，在旷无人烟的大戈壁战斗，首先要学会的，就是怎么跟这些野生动物相处。

天黑时分，罗正雄他们进入了焉耆盆地，夜幕下的焉耆呈现出处子般的美丽，远处，烟波浩渺的博斯腾湖发出晶莹的光亮。如果在平时，罗正雄一定会让司机放慢车速，他最喜欢站在夜幕下，凝望着神秘的博斯腾湖发呆。可这阵，他的心比天上急于要蹿出的星星还急。江默涵父女还等在大沙湖那间低矮的小平房里，师部这边还不知有什么重要的变化。

果然，刚进师部，罗正雄就听到一个消息，他的转业命令被收回了，

等待他的将是一项艰巨而又光荣的任务。

“考虑来考虑去，还是你最合适。”师政委童铁山说。

师长刘振海考虑到此次任命的复杂性，先让政委私下跟罗正雄做做工作，把他思想上有可能出现的疙瘩先给消灭掉。

听完政委的话，罗正雄低头不语。这决定太意外，要是换在半月前，也许他能愉快地接受，可眼下他已作好了去旺水的准备，忽然又把他拦回来，而且首当其冲的，要他担任特二团团长。这可是一个比战争时期冲锋陷阵还要难的角色啊——

“政委，能不能……”想了半天，罗正雄吞吞吐吐道。

“怎么，胆小了？你罗正雄可是全师最有胆量的，当年老司令员还夸你是永远插在敌人心脏上的一把尖刀呢。不会是让这戈壁滩的风把心吹得动摇了吧？”政委童铁山比罗正雄大不了几岁，两人又是甘肃老乡，说起话来，自然就多了几分平和。

“我是想……”罗正雄还是犹豫着，不知该怎么向童铁山解释。

“想什么，不会真是舍不得那个江宛音了吧？我可告诉你，生为军人，决不能让女同志牵住心，那个江宛音虽是年轻漂亮，但你是军人，首先要服从军令。如果真看上她，组织上可以出面，让她留下来。不过，要是因她拖了工作的后腿，我可饶不了你。”

“不，不，”罗正雄急忙摇头，他的犹豫跟江宛音无关，“人家才多大，你可别往这事上想。”

“不是我想，你罗正雄啥时犹豫过，怎么才出现一个江宛音，你就变得婆婆妈妈了。我只问你一句，服从还是不服从？”

让政委这么一逼，罗正雄便没了退路，身子一挺，很是坚定地回答：“服从！”

“好！”政委童铁山笑笑，目光里露出几分赞许，“我就知道，你罗正雄不会让师部失望，走，跟我去见师长。”

奉命组建特二团是三天前师部接到的紧急命令，八月二十号晚，担负兵团前沿测绘任务的特一团在塔克拉大沙漠遭遇强烈的黑风暴袭击，这场黑风暴是新疆三十年来遭遇的最大的一次黑风暴，风暴持续了三天三夜，摧毁良田无数，沙漠沿线的村庄还有部队驻地都受到不同程度的威胁。风暴已过去近二十天，特一团的官兵到现在还生死未卜。司令部估计，将士们生还的可能性已经不大，尽管兵团上下还在全力营

救,但茫茫的大沙漠,吞没百十条人命实在是太容易了。一场黑风卷起来,成群结队的骆驼都能给吹走,何况是人。从三辆吉普车被风撕得七零八碎,拼都拼不到一起的情况看,特一团夜宿的地方,正好处在风暴中心,而他的后勤部队,恰恰又行走到塔里木河边上。塔里木河要是吞没起人来,那可不是几百人就能填满的,怕是整个兵团丢进去,也填不饱它的肚子。但是兵团建设任务年初就定了下来,大规模的垦荒队伍将要开进荒漠戈壁,前沿测绘工作一刻也不能停,司令部这才下令,紧急组建特二团,把特一团担负的使命接过来。

“组建特一团,我们没争过一师,这次司令部把组建二团的神圣使命交付给我们师,是对我师的高度信任啊。”政委童铁山从一团遭遇不测的阴影中摆脱出来,富有激情地说。

罗正雄的心,忽一下沉重起来,组建特二团,到最前沿去,考验的,将不再是一个人的智慧和胆略,而是恶劣残酷的自然环境中,能否将全兵团屯垦戍边的伟大梦想变为现实。

五天后,另一支队伍也从迪化出发。坐在驼峰上走在最前面的,是政委于海。

按师部的命令,于海和罗正雄兵分两路,分别从迪化和红沙窝出发,一周后在死亡之地红海子会合。师部之所以决定把第一站选在红海子,就是想考验一下,这支新组建的队伍到底能不能在恶劣的沙漠中坚持下来。现在不比过去,战争年代,无论遇到多大的艰难险阻,只要有敌情在,每一个战士都能冲在最前面。现在和平的曙光洒满大地,谁的心里都不同程度地松下劲来。能否经受住第二次考验,就成了师部衡量这支特殊部队的唯一标准。况且,这支队伍来源复杂,有些,压根就没穿过军装,更不知艰苦是个啥味。随着兵团工作的日渐深入,还将有一大批新鲜血液补充进去,能否带好这支特殊之旅,是对罗于二人的最大考验。

烈日下,政委于海脸色有些暗淡,甚至带几分沮丧。他三十多岁,不高,却结实,黝黑的脸膛很少染笑,一双老是深思的眼睛总透着令人捉摸不透的光。十六岁参军,打过无数次漂亮的仗,立过不少战功,抗战期间又在抗日军政大学读过一年书,进疆的官兵中,他算是一个秀才。这次选他到特二团,刘振海和童铁山也是颇费了一番苦心,罗正雄

别的方面都好,就是脾气太暴,动不动体罚人,甚至爱搞一言堂。特二团毕竟不是战时兵团,肩负的使命远比战时一个尖刀团担负的使命重要,一举一动,都将关乎到兵团事业的大局。刘振海和童铁山商量来商量去,决计先将提拔于海为二师副师长的报告放一放,派他到罗正雄身边去,将这支新时期的特种兵打造起来。

对这次任命,于海本人却是心存芥蒂,不过他不会把自己的真实想法说出来。这位三十多岁的陕北汉子在师长和师政委面前,照样表现得乐观而坚定,一走出师部大门,他的脸色便阴了起来。这阵,那份阴就带了明显的情绪化色彩,尤其看到师部派给他的第一批精兵,两道愁眉锁得更紧了。

烈日烘烤着的大漠上,一字儿拉开三十峰驼,这是后勤处从当地一支很有名的驼队手里买来的三十峰公驼,其耐力和行走速度都属一流,可驼上坐的,却令于海直叹气。除开两名向导还有四名后勤兵,剩下的,如果让他于海亲自挑,怕是一个也挑不上,尤其中间那峰矮驼上坐的,简直就是个绣花枕头!

此人名叫万月,二十五岁,新疆解放后从迪化招进部队的,据说数学学得好,会摆弄很多仪器。师长刘振海拿她当宝贝一样介绍给于海,还再三强调,无论遇到什么情况,首要的就是保证万月的安全。于海当时窃窃一笑,一个如此柔弱的女子,到了大漠戈壁,还有什么安全可言?等万月到了他手下,几天工夫,他就发现,这女子不但养尊处优,而且性格孤傲,冷漠寡言,极难与人相处。这不,驼峰上其他女兵这阵儿有说有笑,看见啥都稀奇,独独她冷着脸,端着个眉,千金大小姐似的,一副拒人于千里之外的冷傲样。于海多年来做政委,最怕跟女兵打交道,尤其怕跟有个性的女兵打交道。他真搞不懂,师部派给他这么多女兵做什么,还派了这么一位冷美人!

驼队缓缓往西行走,正午的太阳,烤得人不敢抬头,却又不敢停下来。沙漠中行走,无论人还是驼;都得一鼓作气,如果步子稍稍懈怠,那热浪,立刻就能把你化掉。叮叮咚咚的驼铃声中,塔克拉玛干大沙漠如一张铺天盖地撒开的魔网,转眼就把这支队伍给隐没了。

2

罗正雄他们比于海早到了几天。

晚风瑟瑟，喧闹了一天的大漠渐渐安静，天空褪去最后一抹红霞，晚霞涂抹过的沙丘呈现出一派难得的宁静。

这是夜的开始，白昼与黑夜之间，沙漠有片刻的喘息机会。

罗正雄不敢让大家休息，必须抢在沙漠发出淫威前将地窝子挖好。四十多名战士分成三组，一组由他带领，到附近沙棘丛中拾柴火。一组由二营长张笑天带领，抢挖地窝子。另一组是炊事班，忙着在营地搭帐篷，支锅架。长途跋涉了四天三夜，这沙漠里的第一顿饭，应该吃得有纪念意义。谁知炉灶刚架起来，第一把柴火点燃时，嚣叫的西北风便到了。这风，来得没一点征兆，刚才四野还静悄悄的，沙子扬起来，都能垂直地落下，转眼，西北风卷着沙尘，怒吼而来。进入沙漠四天三夜的战士们并不显慌，而是习惯性地竖起衣领，缩起脖子，弓身往背风处抢放东西。罗正雄一共带了十三峰驼，三匹马。马上驮的，是师部给的资料还有仪器。进入大沙漠前，师长刘振海再次将他叫去，给他讲了这次出征的任务和重要性。塔克拉大沙漠号称死亡之海，当年五师十五团徒步横穿大沙漠，以超常的毅力和难以想象的速度，抢在国民党反动派叛乱之前，率先抵达和田，一举粉碎了敌人的叛乱阴谋，完成了人类历史上一大壮举。此次他们进入大沙漠，就是要将大沙漠重要的地形图测绘出来，包括已经干涸的湖泊、废城遗址还有油田矿山。彻底征服塔克拉大沙漠，是兵团司令部确立的第一个战略目标，眼下十万大军将要全部开进戈壁荒漠，掌握第一手地形地质资料就显得十分重要。

“你们一定要坚定信念，要像铁驼一样在茫茫戈壁中踏出一条路来，有信心么？”刘振海突然盯住他，问。

“有！”罗正雄啪一个立正，“请首长放心！”刘振海重重的一巴掌，拍在他肩上：“正雄，就看你的了。”

在私下，他们更像是兄弟。

风还在吼，一浪袭过一浪，这是一种叫“铁扫帚”的风，不常见，却也
没多可怕。刮起来就像有人拿把巨大的铁扫帚，猛扫这个世界。风打
在身上，感觉就跟铁刷刷你一样，罗正雄领教过不止一次。没想刚到红
海子，“铁扫帚”便迎接了他们，也好，让大家提前感受一下这次出征的
残酷。罗正雄收起心思，从沙棘丛中跑回营地。二营长张笑天的人正
顶着狂风，奋力抢挖地窝子。罗正雄跳下去，感觉地窝子小了点，说：
“往左再挖三步，这样小的地儿，一场沙就给填了。”张笑天双手卷成个
喇叭，对着他耳朵喊：“这是女兵住的，她们不喜欢大。”“什么女兵男兵，
到了这儿，都是沙狼！”喊着，他抢过锹，往左挖。这时候，就有士兵跑过
来，说杜丽丽哭鼻子，他们劝不住。罗正雄骂了句脏话：“这是啥时候，
还有空哭鼻子，给我把她拉来。”士兵领命而去，罗正雄正考虑怎么收拾
杜丽丽，二营长张笑天对着他耳朵喊：“杜丽丽是个新兵，别把人家吓
着了。”

罗正雄这才意识到，自己刚才又犯了错误。这次师部分给他的，一
半是新兵，都还没训练过，刚到部队便分到了特二团，师长刘振海再三
强调，一定要注意工作作风，绝不能再耍横脾气。“那好，你去做工作，
她要再敢哭鼻子，马上让向导送回去。”二营长张笑天爬出地窝子，往南
跑去，罗正雄却突然扔掉锹，窝在一人深的地窝里发起闷来。

说实话，对这次出征，罗正雄心里一点没底，尤其看到师部分给他
的这些新兵蛋子后，越发地没了信心。这哪能算是兵？罗正雄心中的
兵，不说个个魁梧强悍，至少也能站成一棵树，合起来就是一座山。兵
来将挡，水来土掩，罗正雄从来就没感觉有过不去的河，原因是他打仗
先挑兵，劈柴先择斧。可这次，师部给他来这一手，人不让他挑，将不
让他点，玩新鲜似的给他一堆花男秀女，还说尽是知识分子。知识分子能
打仗，能吃苦？笑话！就说这个杜丽丽，罗正雄见她第一眼就没好感。
她从驴上跳下的那一刻，罗正雄以为她是跑部队来慰问的文艺战士，又
一看，不像，文艺战士走路有文艺战士的样，不像她，左瞅瞅，右望望，一
步三态，就像新媳妇进了婆家，啥也新鲜。好不容易走到罗正雄跟前，
报告也不打，礼也不敬，傻呵呵地问：“你们就在这里干革命呀？”罗正雄
啪地敬给她一个礼：“是！”

吓得她往后缩几步，忽然又满脸嬉笑：“你是站岗的吧，嘻嘻，我听
说部队站岗的都这样。”笑完，不等罗正雄批评她，哗地跑院里看花